瓦庫的意義

商子雍

文化什錦

諸位：瓦庫新店開張大喜，當然是要來沾沾喜氣的，順便也和老朋友見面、聊天，沒想到的是還要上台講話。講什麼呢？匆匆忙忙想了個題目：瓦庫的意義。

瓦庫不是慈善機構。它是一家將本求利、而且還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茶社，所以，對投資人而言，在法律與道德底線之上努力賺錢，就理所當然的是第一要義。十年前，當第一家瓦庫在高新區的一條僻靜小街上開張時，我曾前往共襄其盛，並應邀在一片瓦上寫下了我對瓦庫的第一印象：「返璞歸眞。」不過，儘管我對余平別出心裁的瓦庫設計讚嘆有加，但仍頗爲擔心：在這麼一個僻靜的地方開店，儘管小店的面目楚楚動人，但能夠把顧客「哄」來消費嗎？十年過去了，瓦庫的連鎖店越開越多，在西安就已經有了四家，看來，瓦庫的效益不錯，可喜可賀！

不過，除了賺錢以外，瓦庫的出現、存在、發展，還有着更讓人刮目相看的意義。

首先，瓦庫以它簡約、樸素的裝修風格，與凡俗（也可以稱之爲奢靡）的金碧輝煌、花裡胡哨拉開了距離。毫不「土豪」的瓦庫，很有一些「出淤泥而不染」的脫俗範兒，這使得它具備了成爲西安一張小小的靚麗名片的巨大潛質。眼下，中國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同質化的現象讓人生厭，亟須有個性、有創意的建築來凸顯城市的個性。余平的瓦庫，無疑是朝着這個方向努力的。再者，對城市而言，地標性的建築不可或缺；不過，這一類建築往往是指公共建築，像張錦秋大師的長安塔、陝西歷史博物館之類。今天，我斗膽大詞小用一回：只要瓦庫繼續張揚它的個性、延長它的連鎖，就完全有可能成爲西安的一個醒目地標。瓦庫，加油！

第二，瓦，是瓦庫的主要裝修材料，而這些瓦，是余平他們從四面八方搜集來的老舊瓦片。製陶技術早在新石器時期的半坡時代就已經出現了，但半坡遺址的房子卻沒有瓦。人類最早建房時，用的是泥土、植物這樣的原生態材料。秦磚漢瓦，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種說法，這告訴我們，在漢代，作爲建築材料，瓦已經被普遍使用。瓦、還有磚這樣的既優於泥土和植物，又和原生態相距不遠的建築材料的出現，無疑是一大進步。但瓦和磚終於也在建築中被邊緣化，這是由於人類的消費太過奢侈、繁殖太無節制，催生着新的建築材料的不斷問世，以滿足越來越多的人的越來越大的消費慾望。於是，舊的房舍不斷被拆除，廢棄的瓦和磚成爲了建築垃圾。余平把這樣的瓦搜集起來，通過巧妙的構思和精心的設計，讓它們在瓦庫裡獲得了新生，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善事。我每每來到瓦庫，面對着一個一個瓦片，彷彿是面對着一張一張書頁，其中有着太多的人的喜怒哀樂、人的經驗教訓。瓦與磚的時代儘管已經漸行漸遠，但那個時代的人，還能夠較爲和諧地與大自然相處，有讓今天的我們羨慕的地方。當然，我們已經無法回到那個時代。不過，常來瓦庫讀「書」，讀這本由老舊的瓦片結構而成的非典型性的有形的大「書」，卻可以提醒我們，不要再做那些戕害大自然的蠢事了，因爲，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只能和她相依爲命。

關於「令弟」的用法

馬斗全

文史叢譚

清代學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七考證古人對「令弟」一詞的用法時，說：「杜工部詩『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是又自稱其弟曰『令弟』也。」現今一些文章乃至多種權威辭書即據趙翼語云「令弟」亦可稱自己的弟弟。其實，趙翼所言未當。

按，「令」乃敬辭，一般用於對他人親屬之尊稱，如令尊、令堂、令郎、令嫒等。對於自己的弟弟，不必客氣地冠以「令」字，而多云「舍弟」。所以客氣地尊稱爲「令弟」者，猶今之所云「弟台」，稱從弟、族弟或年齡小於自己的同鄉，而非胞弟。趙翼所舉杜詩，題爲《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乃對從弟之稱。此同於南朝謝靈運《酬從弟惠連》之「末路値令弟，開顏披心胸」。

唐人詩中，如此稱謂還可舉出一些。如杜甫又在《乘雨入行軍六弟宅》中云：「令弟雄軍佐，凡才污省郎。」六弟者，其從弟杜位也，時爲江陵行軍司馬。李嘉《送從弟歸河朔》云：「故鄉何可到，令弟獨能歸。」李白《贈別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令弟經濟士，謫居我何傷。」此台卿，王琦疑爲永王磷之謀主李台卿，未知確否，然總非李白胞弟。杜甫又嘗稱鄉弟爲「令弟」，如《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令弟尙爲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

可見，古人除以「令弟」尊稱別人之弟外，也用以尊稱己之從弟、族弟、鄉弟等，而對於胞弟，眞正的弟弟，是不稱「令弟」的。今人萬不可因趙翼和一些辭書之誤而稱胞弟爲「令弟」，鬧出笑話來。

編輯是誰

鄭延國

如是我見

大千世界，有一種人眞還少不得。若問是誰？「報刊書社專門處理稿件的編輯」是也！英文的對應說法爲：editor: a person who works for a publishing company, commissioning or preparing material for publication。文字殊異，意義相同，都是集目耕、筆耕乃至舌耕於一體的腦力勞動者。

不過，有些人並不完全滿意這種定義，他們往往別出心裁地向這種腦力勞動者贈以形形色色的別稱。粗粗一數，便有十二種之多：醫生、老師、雜家、狩獵者、治療師、雙面人、工藝師、幕後勞力、無名英雄、靈魂工程師、殘忍的刀斧手、不署名的第二作者。顯而易見，這十二種別稱毫無爭議地折射出了編輯六個方面的素質：一曰品德高尙，二曰淡薄名利，三曰勇於擔當，四曰善於發現，五曰擅長修改，六曰見多識廣。

君不見，編輯就像面對學生的老師和人類靈魂工程師一樣，必須令自己篩選的每一篇文稿都能夠「有利於人們智慧和道德水準的提高」；編輯默默剪裁，爲人作嫁，如同幕後勞力、無名英雄、不署名的第二作者，用辛勤的汗水幫助撰稿人登台亮相，讓他們的作品閃爍光芒；編輯有時候代表出版方，面對作者，以維護報刊出版部門的良好社會形象爲自己的擔當，有時候則代表作者，面向出版方，令作者的權益不受任何損害，其運作方式可以說與雙面人庶幾無差。

尤有甚者，編輯面對堆積如山的文稿，必須像狩獵者那樣去「多方搜尋、挑選好作品」，如梁斌以數十年之力寫出一部《紅旗譜》，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慧眼識珠，力排衆議，立馬梓行，梁斌「感動得嚎啕大哭」；編輯手持「整體不錯，局部欠佳」的文稿，必須如醫生、治療師、工藝師、殘忍的刀斧手一般，對這種文稿進行評論，提出建議，甚至「還必須拿起筆來幫助作者潤色或修改」，如杜鵬程創作出七十萬字的《保衛延安》，人民出版社編輯樓適夷「幾乎是手把手地幫助作者作了很大的修改，七十萬字的稿子變成四十多萬字」，槧行之後，好評如潮。

編輯的學問猶如雜家，既知天文地理、風土人情，又曉歷史事件、小說人物，能夠應對稿件中五花八門的問題。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封神演義》推出新版，內中有句云：「棋逢對手，將遇作家」，有讀者投稿，振振有詞地指出「將遇作家」完全錯印，應當毫不猶豫地改爲「將遇良才」，且字裡行間充滿了對《封神演義》新版責編的批評。另一位雜學知識豐厚的編輯知道後，不無調侃地說：千餘年前的「作家」非今日作家協會中的那些舞文弄墨者，乃是當時民間「內行」、「裡手」之謂也。由是避免了一篇訛稿的誤登。

其實，編輯的身份遠遠不止這區區十二種，如英國知名書評家阿歷克謝・克拉克女士日前就提到「優秀的編輯，就是金子也換不來，他們是眞正的珍寶」。而在筆者的心目中，珍寶一般的編輯，更是知識珍寶的撒播人，他們日以繼夜、不辭辛勞地向社會傳送金子般的精神食糧，讓芸芸衆生的日子過得紅紅火火、歡天喜地、豐富多彩。請問，這茫茫人寰，若是缺少了他們，還能夠運轉得起來嗎？

憶中秋

黃秀蓮

HK人與事

「立秋」二字，大大的出現在無線電視的新聞節目，主播把立秋來源、一葉知秋，娓娓道來。原來歲月不居，轉瞬已屆立秋了，那麼，中秋也快要來了。

憶起兒時中秋，湧上心間的，竟然不是高掛於長空的一輪秋月，而是賣月餅的擠擁情形。在城市長大的孩子，跟大自然的接觸，相當有限，所以我的中秋雜憶，是市井的，商業的，庸俗的。

在深水埗南昌街有一家「有男茶樓」，是典型的港式老派茶居，又髒又亂；痰盂放在走廊，有痰的可吐痰，沒痰的可把茶水倒進去。還有，侍應提着大水壺，穿梭椅桌之間，看哪個茶客把蓋子打開，便把沸水直澆入茶盅。我之所以特別記得這茶居，因爲跟我們同屋共住的一家房客，在這兒做管帳，在茶樓有點地位，於是藤牽瓜瓜牽藤地，讓我們在假日也容易有座位。據房客透露，中秋節賣月餅的生意額非常可觀，員工加薪，股東紅利，都靠中秋月餅，眞是食粥食飯看中秋。

中秋將臨時，月餅盒一個疊一個，疊羅漢般，疊成七寶樓台。什麼四黃蓮蓉月、雙黃白蓮蓉月、金華火腿月等，源源不絕，新鮮出爐，生產線必是日夜趕工了。在那年代，生產管理的水平不高，而廚房竟能在限時之內大量生產有水準的月餅，確是了不起。

廚房忙得昏天黑地，那情景我是沒法想像的，然而，茶樓張燈結綵，客似雲來，門限爲穿的熱鬧盛況，依舊歷歷在目。客人中可粗分爲兩類，一是現買現賣，付現金來買月餅；一是供滿了月餅會，憑卡領取月餅。

說到供月餅會，那是幾十年前香港非常流行的買賣方式，客人每月供款若干，到了中秋，便可提取月餅。爲了吃月餅，居然運用到分期付款，這反映了什麼呢？——人窮，餅貴。月餅因何昂貴呢？這個外行人很難理解，是材料貴，人工貴，工序多，抑是利錢極深呢？我猜是後者居多了。

既然月餅太貴，買不起就不買了，因何草根階層苦得要供月餅會？到了今天，我仍禁不住用近乎悲憫的眼神，回望按月排隊供會的人龍。每逢月初，有男茶樓櫃位前常有人龍，清一色是婦女，衣着簡樸，年長的梳髻，穿黑得發亮的香雲紗：年輕的多半燙髮，穿花布唐裝斜襟衫褲。排隊最令人煩厭，她們卻月月如此，而且神色忍耐、溫順，甚至帶着謙卑，把家用極力節省才攢下來的辛苦錢，投放在來年中秋那幾盒月餅。是不是有點奇怪呢？箇中的心情，是苦澀？無奈？還要溫馨的憧憬呢？月餅甜中帶鹹，供會的心情一定複雜得多了。

廣式月餅好不好吃，是見仁見智的，我一點也不愛吃，嫌它油油膩膩。可是，一般人都覺得應節食品不可免，中秋是大節，倘若連一角月餅也沒得吃，實在情何以堪。再者，那年頭的人很重禮數，在中秋一定要送禮，親朋、長輩、上司等都不能不送，不送會失禮於人的，所以，挨着，撐着，咬緊牙關地死供月餅會。有些人甚至供不起一份月餅會，便供半份，優惠是略減的，依然選擇要供。

那套禮數，已到了有點折磨的地步了。中國人受禮數的折磨未免太多了，竟連中秋那麼甜美的節日也要背着枷鎖。

所謂幾家歡樂幾家愁，正如我當年住的唐樓，一屋幾伙，有一伙是過「肥」中秋的。人家是做會計，在會計師樓工作，兼職替廠家報稅，到了中秋，廠家會送上月餅及肥雞；雞用竹籠養着，暫置於後樓梯，主婦天天劏雞，大雞三味，吃十天八天也吃不完。

我家沒供月餅會，大哥憑工會證，買一盒雙黃蓮蓉月回家，過節拜神時，有月餅和水果，也算不差了。貧富懸殊的現象，我自小已見慣，也沒有憤激不平之氣。用今日的觀點來看，供月餅會是頗有風險的。先付款，後取貨，蝕了利息，也蝕了一些投資機會。萬一茶樓突然倒閉，豈不是血本無歸？萬一月餅的質素突然下降，客人是沒可奈何的。要是客人未能供滿，則損失必大，恰如今日供人壽保險，客人必吃大虧。又或者，一個不爲意，弄丟了紀錄卡，會不會一無所有？一切細則，全由茶樓訂定，客人處於弱勢。幸而，好像沒有什麼大宗的負面新聞，大概老字號都十分重視聲譽，作風也較爲殷實，明碼實價，用分期付款和折扣優惠，吸引客人供會。

供樓，供車，貧苦大衆何來資格，那麼，供月餅會，也許是一種體驗吧。那種體驗，不能像月餅那麼一刀切，箇中另有滋味，在苦澀中或許帶些吃的愉悅，在艱難中帶些送禮的心意。

至於月餅的包裝，也有演進過程，過程極慢，慢得像從舊石器時代進入新石器時代般，經歷了好多個中秋，直至新時代來臨，包裝設計才一飛沖天，如火箭升空。月餅盒是方的，一盒有四個餅。盒用紙造或鐵造，卡紙的成本較低，所以買鐵罐的要另外加錢。盒內上下都鋪了半透明紙張，用來隔油，因爲月餅好像是用豬油來造的，很香，但油氣濃重。後來用薄膠「啤」成四格托盤，墊住月餅；再而發展爲獨立包裝，用全透明紙袋包裏。

當時月餅盒的設計，非常傳統，相當老土；題材多半是嫦娥奔月，月裡嬋娟，也許是覺得過節本來就是傳統，何須創新？若干年後，餅盒設計終於擺脫了神話故事與鄉土風味，設計融入西式和日式品味，有些相當高雅大方，送禮便分外名貴。餅盒外形有圓形、方形及矩形。至於月餅內餡，也研製出全新味道，即所謂冰皮月餅。

那家載滿了中秋回憶的有男茶樓已拆卸了，變成一幢實用率低得只有五成半的發水樓，因而成爲地產版的一則小新聞。做會計而收了許多中秋禮物的鄰居，早已作古。我也搬離深水埗多年了。然而，鐵造月餅盒卻叫我特別難忘，因爲入住崇基學院宿舍華連堂的第一夜，在床底發現一個鐵造月餅盒，原來是工友棠姐爲我們預備的，那是用來盛蚊香餘燼的；那種細緻入微的體貼，沁入心脾。

中秋回憶，如點燃蚊香所升起的輕煙，嬝嬝的，從印了月裡嫦娥的月餅盒飄動，一切都帶點老土，似遙又近，亦苦亦甜，卻是眞切的回憶。

二〇一四年八月

回憶　（網上圖片）

上書房・皇子讀書處

許揚

文化經緯

內地近幾年拍攝了大批反映清朝宮廷生活的電視劇，劇中許多學富五車的大學士通常會被安排在「上書房行走」，上書房行走，實際上就是清朝時候皇子師傅的副手，並不是一個官職，只是說明這人於何處任職。

清朝建立後，爲了江山永固，長治久安，大力提倡「稽古興文，崇儒興學」，對教育非常重視。清朝最高統治者爲了培養自己子孫後代的心智品德與學識能力，對皇子、皇孫們進行嚴格的培養、訓練，專門建立了皇家學校——「上書房」，供皇子皇孫上學讀書。清道光之前，叫「尙書房」，道光年間奉旨改爲「上書房」。

康熙帝（玄燁）少年時期，曾經在「南書房」學習，每天讀書必至三更，親政以後，一方面他於「萬機之暇，留心經史」，「頗好書射」；另一方面，他特別重視對皇子、皇孫的教育，讓他們認眞讀書。康熙十四年，他任命漢大學士張英、李光地爲太子師傅，專門負責教他讀書。

雍正時期，爲了更好地讓皇子讀書，並聯繫彼此感情，特意建立了「上書房」（前期亦稱「尙書房」）。皇子長至六歲，開始上學。「上書房」在乾清門右面。書房很大，除皇子外，近支親郡王之子，亦在此上學。上書房設「總師傅」一人，由翰林出身的大學士或尙書充任；「師傅」若干人，亦非翰林不得任此差。雍正帝還親筆題寫了「立身以至誠爲本，讀書以明理爲先」的楹聯懸掛之內，並特派漢、滿大學士張廷玉、鄂爾泰任總師傅。

除讀漢文以外，皇子尙需學習「清書」，又稱「國語」，即是滿洲語文。

皇帝萬機之暇，亦常至上書房巡視，或出題考課，有獎有罰。所以清朝的皇子，一旦接奉大統，都能親裁奏摺。而盡心啓迪的師傅，遇到得意門生爲天子，不但一世尊榮，而且會蔭及子孫。

皇子、皇孫在嚴格管教下，學習滿、蒙、漢（有時也學些藏文與維吾爾文）等文字；同時還學習「儒學」，其中主要是「四書」（即《論語》、《中庸》、《大學》和《孟子》）與「五經」（即《詩經》、《書經》、《易經》、《禮記》與《春秋》）以及國史、聖訓、策問、詩詞歌賦、書畫等。

由於清朝是「馬上得天下」，故對皇子、皇孫的騎射武藝訓練十分重視。除漢師傅外，還從滿、蒙大員中選出了師傅，名爲「諳達」（滿語，漢譯爲「賓友」、「夥伴」等，同時也是某種差事、教習的稱號）。在「上書房」任教的人，均是從八旗大員中遴選滿語嫻熟，弓馬武藝超群的人才。

皇子、皇孫們每天早晨寅時（三至五時）就要到上書房讀書，雖嚴寒酷暑不輟，先學習滿文、蒙古文等，然後學習漢文。一般要到午時（十一至十三時）方散，清代學者趙翼的《簷曝雜記》中描述：「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

皇帝、皇子對上書房的師傅非常尊重。雍正帝命皇子們對總師傅鄂爾泰、張廷玉要行拜見禮、作揖，鄂、張二人「立受之」。

邂逅的機會

朱國良

人生在線

人的一生，許多人都在生活中苦苦尋覓着自己的位置，都想成就一番事業。當然，從大的方面來說，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你努力進取，總有一扇門是爲你打開的，總有一把鑰匙屬於你自己！而從小的方面來講，也要看重每一次偶遇，甚至珍惜每一次邂逅。

世界上最早的火車只在機車裡裝上一個制動器，不方便且效力不大。一次，一個窮苦的年輕人目睹了一起可怕的火車車禍，很多人喪命。那是因爲制動器力量不夠，不能迅速停車的緣故，他的心顫抖了，很想做點事情。

一天，年輕人悶悶不樂地在辦公室裡坐着。他需要錢，偏偏錢又很少。門開了，一個衣衫襤褸的女孩走了進來，請他買一份《生活世紀報》。他告訴她沒有錢買，她就轉身向門外走去。但他看到女孩悲哀的面孔後，心生憐憫，就又把她叫了回來，他仔細搜索自己的口袋之後，終於找到了可以購買一份報紙的硬幣。

也許這位年輕人從來都沒有想到過要從那張報紙上獲取什麼，他更沒有指望靠他同情搜出的一枚硬幣來改變自己的命運。然而，這枚硬幣不但改變了他的人生，也改變了全世界人的命運。

那份報紙描述了當時工程師們在蒙塞尼山下開鑿一條隧道的情況。他發現工人們在開鑿隧道時用的是大功率的鑿岩機，而這些鑿岩機是由壓縮空氣驅動的。職業的敏感讓他懷着極大的興趣讀完了這條消息，他想知道是否可以利用壓縮空氣來驅動制動器。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正確的。後來經過多次的反覆實驗與嘗試，一種新式的制動器誕生了。從那時以來，他的發明在世界各地的鐵道上挽救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而他就是法國壓縮空氣制動器的發明人威斯汀豪斯。當有人問及威斯汀豪斯是怎樣產生用壓縮空氣來驅動制動器的想法時，他只說了一句話：「我的成功是偶然中遇到的一件事，要歸於一枚平常又珍貴的硬幣。」

過失可以得到糾正，過錯可能得到改正，錯過和失去往往就機會不再，緣分難續。不少時候的錯過往往不可能從頭再來，命運之神對於機會的贈予是吝嗇的，一生中僅僅只有一二次機會，我們要把握機遇，還要注重那些偶遇。

餃子時光

陳紹龍

飲食男女

「好吃不過餃子」。餃子有深層次的暗示。一家人圍坐一桌，拌餡，擀皮，燒水，煮食。鍋開，水沸，餃子上下翻滾，熱氣騰騰的景象應了家人團聚之歡，共用餃子時光。

把這種寓意放大到極致的就是春節的那頓餃子。大年三十的早晨，家家戶戶吃餃子。

包餃子費事。備餡就煩。葷餡要剁肉，素餡菜切碎。和麵有技術含量，和好麵，做到手和盆不沾麵「兩面光」是要在白案間打拚一段時間的。擀皮有手藝的成分，靠的也是經驗。家人總動員，做餡的，和麵的，包餃子的，煮餃子的，據己之長，各選工序。小孩子也湊熱鬧，拿麵團做玩具，圍着桌子嬉耍，再一看，他們麵沾臉上，成了京戲裡的白臉奸臣。一家人，一團笑。

有聲響。桌子是舞台，手成了舞者。右手持擀麵杖，左手捏餃皮，餃皮還要在右手前後擀麵的間隙旋轉方向。包餃子也不是簡單地將餃皮捏上，皮要外鬆內緊，皮打上褶皺，捏出花邊，有形，好看。煮餃子時間也有把控，葷餃子、素餃子時間不一樣。如何拿捏，靠的也是經驗。家人總動員，做餡的，和麵的，包餃子的，煮餃子的，據己之長，各選工序。小孩子也湊熱鬧，拿麵團做玩具，圍着桌子嬉耍，再一看，他們麵沾臉上，成了京戲裡的白臉奸臣。一家人，一團笑。

如此費時費事，餃子自然「好吃」。這是美食定理之一。

再煩的事，衆人扛着，再累的活，一家人分擔。比照着家人的口味，放鹽，放糖，放胡椒，放味精，精心調製，釀造好生活，慢慢咀嚼，又共同分享。不誤說話，不誤聊天，不誤爭辯，不誤打鬧，「有事放到桌面上」，煩惱也罷，開心也罷，幸福也罷，痛苦也罷，還不都一塊兒包了煮了。箇中滋味，自己嘗。

餃子時光裡，又讓人有了更多的聯想。

我這吃貨是形而下地眞愛吃餃子。

夏沒深，韮尙好。周末得閒，我喜歡買把韮菜包餃子。理韮菜，一根根抽出，剝去韮外面的一層葉，或者兩層葉，洗淨，晾乾，切碎。剁點薑末，撒點胡椒和糖，伴上炒熟剁碎的雞蛋和粉絲，再加上臘肉丁或者香腸末，放上蛋清，餡便拌成了。蛋黃，韮綠，臘肉紅，粉絲白，色香味，色字當頭，好看得很。時令的菜蔬，醃製的臘貨，美味在時空間穿越。薑去腥，辣增味，蛋清嫩，糖提鮮，粉絲增加滑潤的口感，流走在「時空」之間。一旁的收音機總是開着，聽，或者不聽，主持人依舊嘮嘮叨叨地說個不停；窗外的一棵桃樹總是站着，看，或者不看，一樹的桃葉在風中搖曳，兀自綠着。餃子時光，放鬆心緒，景隨人悅，都有好滋味。

想起央視常播的一個公益廣告。一個父親，得了阿爾茨海默病，老年痴呆。席間，老人把一隻餃子往口袋裡裝，口念，我兒子就愛吃餃子。看後令人動容。

「來家呀——來家吃餃子。」